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保卫古典教育

[英] R.W. 利文斯通 著

朱镜人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保卫古典教育

[英] R. W. 利文斯通 著

朱镜人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的标识，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卫古典教育 / (英) R. W. 利文斯通著；朱镜人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0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ISBN 978-7-107-32106-1

I. ①保… II. ①R… ②朱… III. ①教育思想—英国—古代

IV. ①G40-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592 号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保卫古典教育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1

字 数 167 千字

印 数 0 001 ~ 1 000 册

定 价 24.1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出版说明

教育经典是在教育史上具有影响力的权威性著作，是教育名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是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们对当时及后来的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近 60 年来，一直重视教育科学研究，积极推动教育思想和学术成果的传播，策划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教育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外国教育经典名著，为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例如，20 世纪 80—90 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8 种 44 册），主要收录了从古希腊时期到 20 世纪初叶的教育名著。它是新中国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古往今来外国著名教育家代表作的丛书。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产生了十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至今仍在反复重印再版，有不少卷还被引进到台湾印行了繁体字版，成为广大教育科研人员、师范院校师生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必备书。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广大教师更加迫切需要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和波澜壮阔的教育实践，以从中吸取智慧和经验教训。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适应教育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为了继续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教育专业研究和学习的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料和研究文献，我们在教

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又策划了《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本丛书已经被批准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本丛书重点收录 20 世纪初叶以来的世界教育名著，与《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凡《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已经收录的，本丛书不再收录。

本着取精用弘的原则，入选《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的著作都是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太影响的教育家的代表作，其中不少是首次介绍给我国读者。为了便于读者学习与阅读，我们特请译者或相关专家为每本书撰写前言或中译本序，对作者及其著作进行全面的导读性介绍；同时，每本书还附有作者照片插图及生平著述年表等。

编辑出版《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欢迎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之更臻完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8 月

译者前言

《保卫古典教育》(*A Defenc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是英国教育思想家利文斯通的代表作。

(一) 利文斯通生平与著作

理查德·温·利文斯通 (Richard Winn Livingstone) 1880 年 1 月 23 日生于英国利物浦 (Liverpool)。父亲是英国国教牧师，母亲是爱尔兰贵族的女儿。利文斯通曾就读于著名的温彻斯特公学，后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 (New College) 学习。大学期间，古典学科成绩优等。大学毕业后留在牛津大学工作，1905—1924 年，担任过基督圣体学院的研究员、导师和图书馆馆员。1917—1918 年，兼任伊顿公学助理教师，1920—1922 年还兼任古典文学委员会工作。1920 年，成为首相古典著作委员会 (the Prime Minister's Committee on the Classics) 成员。担任过《古典文学评论》(*Classical Review*) 的编辑。1924—1933 年，利文斯通担任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 副校长。^① 任职期间，该校建立了神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女王大学的学术地位得到巩固，经费状况明显好转。1931 年，他受封爵士。1933 年，他

^① 英国大学的副校长 (vice-chancellor) 是大学的实际负责人，相当于执行校长角色，而校长 (chancellor) 则是名誉的，并不具体负责大学管理工作。

回到牛津大学，担任基督圣体学院院长。1944年，他在剑桥大学开设了以“柏拉图和现代教育”（Plato and Modern Education）为题的“里德讲座”^①。1944—1947年，他担任了牛津大学副校长。

此外，他为殖民地官员开办了暑期学校，积极宣传发展部分时间制在职继续教育。

利文斯通于1950年退休。之后，他还先后应加拿大金斯顿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at Kingston）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长邀请前往讲学。

利文斯通于1960年12月26日去世，终年80岁。

利文斯通一生主要致力于研究和介绍古希腊和古罗马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对于希腊经典著作的教育价值，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忽略希腊文化的教育绝不是完整的教育。”（No education can be complete which ignores Hellenism.）^②对古罗马著作的教育价值，他也高度赞赏，认为经典著作中折射出的罗马人品格与希腊人精神同样值得后世研究和效仿。^③

利文斯通的研究成果颇丰。除了《保卫古典教育》外，还有《希腊天才及其对我们的意义》（*The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 1912）、《希腊的理念和现代生活》（*Greek Ideals and Modern Life*, 1935）、《苏格拉底画像》（*Portrait of Socrates*, 1938）、《柏拉图和现代教育》（*Plato & Modern Education*, 1944）、《论教育》

① 里德讲座（the Rede Lecture），是剑桥大学开设的以罗伯特·里德爵士（Sir Robert Rede）命名的系列讲座，从1668年到1856年，每年三次；1858年后，改为每年一次。讲座内容主要为逻辑学、哲学和修辞学。

② R. W. Livingstone, *The Pageant of Gree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p. v.

③ 昆体良说：“希腊人用言语教我们如何生活，罗马人则以身示范如何生活。”利文斯通十分赞成，在《保卫古典教育》第四章开篇引用了这句话。

(*On Education*, 1944)^①、《教育与时代精神》(*Educ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1952)^② 和《虹桥》(*The Rainbow Bridge*, 1959)。此外,他还主编了《希腊的遗产》(*The Legacy of Greece*, 1921)、《希腊的庆典》(*The Pageant of Greece*, 1923) 和《希腊的使命》(*The Mission of Greece*, 1928)等。

(二)《保卫古典教育》出版的时代背景

《保卫古典教育》出版于1916年,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首先,科学教育思想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对英国古典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英国科学教育思想萌芽于16世纪^③,蓬勃发展于19世纪^④。顾名思义,科学教育思想是以强调科学知识重要性为特点的理论流派。科学教育思想家认为,在所有的知识中,虽然每种知识都有价值,但科学知识的比较价值最高,因此,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在他们看来,古典知识属于装饰性知识,和人的“完满生活”无直接关系,不应该让学生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它们。斯宾塞强调,“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⑤,学校课程开设应当为此目的服务。因此在斯宾塞列出的学校课程中,基本都是科学课

① 《论教育》是先前出版的两本书《教育的未来》(*Future in Education*, 1941)和《漂浮世界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World Adrift*)的合订本。

② 这本著作收录了利文期通在加拿大金斯顿女王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讲演稿,195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萌芽于16世纪的英国科学教育思想以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为代表。

④ 19世纪时,英国科学教育思想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为代表。

⑤ [英]赫·斯宾塞著,胡毅、王承绪译:《斯宾塞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程，古典课程踪迹全无。^① 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虽不像斯宾塞那样激进，倡导完整的和全面的科学文化教育，主张科学教育应当包括人文科学在内，但是，在赫胥黎的课程体系中，古典著作的地位是非主流的，居于首位的也是自然科学。^②

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于 19 世纪。它以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最大幸福原理”（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为基础，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家对待古典课程的态度是明确的，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把四分之三的宝贵时间用于学习令人痛苦的希腊语、拉丁语是愚蠢的。这些知识对他们毫无用处，与他们的追求毫无关联，他们学得如此费力，未能从中体味到丝毫快乐。一旦摆脱学校的束缚，他们定会将它们丢弃，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也会被从记忆中抹去”^③。因此，他们反对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拉丁语等非实科性的知识，而是主张儿童学习实科课程，希望学生“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政治、法律或科学的学习”^④。

可以说，科学教育思想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从理论上否定了古典教育的生活价值，古典教育思想若想继续巩固自己的阵地，就必须直面这些理论挑战，重新论证古典教育的学术和实际价值。利文斯通撰写《保卫古典教育》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反驳一些人对古典教育的批评，回击科学教育思想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挑战。

①② 参见朱镜人著：《英国教育思想之演进》，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7—110、113—115 页。

③ M. J. Smith and W. H. Burston (eds.), *Chrestomath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p. 5-6.

④ S. J. Curtis,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Ltd., 1967, p. 140.

其次,新学校运动的冲击。19世纪末,英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英国的教育依然未能与社会前进的步伐同步,一批教育家十分不满,积极谋划教育改革。1889年,教育家雷迪(Ceil Reddie, 1858—1932)率先创办阿博茨霍姆学校(Abbotsholme School),拉开了英国“新学校运动”(new school movement)的序幕。新学校运动旗帜鲜明地要求以身体、智力和道德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强烈要求改革传统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在课程方面,雷迪强调课程与生活的联系,强调学习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知识是开发心智必不可少的知识,正如身体每日需要食物一样”^①。在阿博茨霍姆学校,与儿童生活无直接关系的古典课程的地位不如现代语言,拉丁语的学习被放在英语、法语和德语之后;在教学方面,强调学习的兴趣和活动,反对呆读死记的呆板教学;在语言学习方面,强调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说(speaking)、读(reading)和写(writing)的能力;在自然科学课程学习方面,强调精确地描述相关现象,强调基础性实验和制图;在历史和地理学习方面,强调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记住事实和日期,而在于唤起学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探究的兴趣。新学校运动这一系列主张实际上是对古典教育传统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否定,这就逼迫利文斯通等古典教育思想家对古典教育内容和方法加以重新思考。这是利文斯通在《保卫古典教育》中提出古典课程改革建议的重要背景。

再次,社会人士对古典教育价值的质疑声不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发展的现实使一些家长和社会人士对古典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产生了种种疑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古典课程

^① C. Reddie, *Abbotshol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lor & Francis Group, 2007, p. 71.

对于未来的科学家有何作用？将古典课程列为中学必修课是否妨碍民族成为“科学的”民族？为什么古典著作要在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不能完全用现代语言、文学和历史来取代它？为什么要花费时间费力学习两种死亡了的语言？花费在古典语言学习上的精力是否得不偿失？这些问题是古典教育思想捍卫者必须正面回答的。通读《保卫古典教育》便可发现，利文斯通的这本著作实际上是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与回答。因此可以认为，正是这些怀疑古典教育价值声浪的推动，才会有这本著作的问世。

最后，古典教育自身存在着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人们对古典教育的批评，一方面，古典教育思想家感到委屈，认为古典教育是代人受过，成了学校教育改革不力的“替罪羊”，觉得有必要对古典教育重新阐释，向世人证明，即使在现代社会，古典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古典教育思想家也在反省古典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学生之所以对古典课程不感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容上看，古典教育课程未能与现实相结合，未能凸显古代作家经典著作的现代意义；从教学目标看，教学以应对大学奖学金考试及其他考试为目标，本质上属于“应试教育”；从教学方法看，方法呆板教条。针对这些问题，利文斯通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在他看来，只有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才能激发学生对古典著作的兴趣，才有希望重振古典教育昔日的辉煌。这是他撰写《保卫古典教育》的又一原因。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利文斯通撰写《保卫古典教育》的一个背景原因。1916年，该书出版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世界大战引起了利文斯通深思：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其原因何在？作为古典教育思想家的利文斯通发现，在解释战争原因方面，古典著作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价值。

本书共有七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至第六章论述的问题分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古典著作：以希腊为例”、“古典著作：以拉丁文学为例”、“古典著作的教育优势”和“文法和散文写作”，第七章则着重论述古典教育的“改革”问题。七章内容结构严密，论点明确，作者旁征博引，清晰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一）“导论”中论述的主要问题

在第一章“导论”中，利文斯通分析论述了几个问题。

将古典著作的学习作为中学必修课程是否妨碍一个民族成为“科学的”民族？学习古典著作对未来的科学家有什么用处？对这两个问题，利文斯通以德国为例作了分析。他告诉人们，尽管德国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是一个“科学的民族”，而德国人之所以变得“科学”，不是因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中科学占重要地位，而恰恰是因为德国中等教育比其他国家的更加古典化。1900年以前，德国大学预科中，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必修课。1911年以前，德国40万名中学生中，有24万名学生所在的学校拉丁语为必修课。即便在现代的理科中学中，自然科学的比重也不高，“低年级学生每周25课时中，自然科学只占2课时，在高年级学生每周31课时中，也只有6个课时”^①。为什么重视古典教育的德国会成为“科学的”民族呢？利文斯通采用德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研究结论作了论证。这些科学家在对比了德国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的学生表现之后发现，在智能相同的情况下，受过古典教育的学生由于受到的思维训练更好，他们的理解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也更高。他们发现“学习古代语言、文学和艺术作品是对青年进行理智训练

^① 见本书第3页。

的最灵验的工具”^①。“对于工程师、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而言，在校系统学习拉丁语课程是最有价值的。”^②利文斯通认为，德国的经验证明了“尽管将古典课程列为中等教育必修科目，尽管绝大多数青年人是在古典学校接受训练的，一个民族依然可能成为‘科学的’民族”^③。

利文斯通还在这一章中分析了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民族的另外两个原因。其一，德国大学的数量和接受教育的人数比英国的多；其二，与英国不同的是，在德国大学里，自然科学占重要地位，研究氛围浓厚，德国大学教授用于研究的时间多，德国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通过原创性研究获得了研究方法和理念，“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做研究。走出校门进入专业领域时，他是一个合格的，一般而言也是一个急切的探究者”^④。与德国相比，英国大学研究氛围不如德国，大学里课程多，教师和学生用于研究的时间少。显然，利文斯通想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在科学方面，英国不如德国不是因为中学里古典课程的阻碍，英国“科学的贫困”的责任不在古典教育，而是英国大学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分析，利文斯通得出了一个结论：“最不应该受到怀疑的是，在一个国家，将古典课程列为必修课，要求广泛学习，与这个国家成为高度的‘科学的’民族的目标并行不悖，且高度一致。……与‘现代’课程相比，古典课程可以为学生未来的科学生涯作更好的准备。”^⑤

（二）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在第二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里，利文斯通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第一，分析了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教育目的有两个：其一，教育目的在于铸造学生的品性，即精确性、专注力、同情心和判断

^{①②③④⑤} 见本书第5、5、4、9、11页。

力，同时，在于训练心智的灵敏度，使学生能够迅速了解他人的观点，而不在于传授知识。他告诉人们：“教育可以传授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教育的受害者可以徜徉在词海中，但是，教育却失败了，或者说，教育的成功与否在于铸造学生的品性而不在于将知识传递给学生。……知识可以在日后获得，但是，心智训练日后绝不会再有。”^①其二，教育目的在于认识自己和世界，“教育的本质在于在四周墙壁上打开一条通道，让我们走进外面的世界，给我们时间去欣赏围墙之外的景色”^②。他告诉实业家：“理解别人观点的能力，‘知道事物何时可以得到证明，何时则不能’，认识宇宙中的各种可能性、物质和人，对于一个实业家而言，远比懂一点儿法语或懂一点儿商业地理更为重要。……懂得人性及其可能性，能够判断是非、同情他人，可以创造出新的发展机会。”^③

第二，比较分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价值。利文斯通认为，自然科学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他说：“如果没有自然科学，我们的文明便会崩溃……我们这个社会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满足需要。”^④但是，在解释人类社会许多现象和问题时，尤其在有关人的认识方面，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比如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方面，科学的力量显然不足。他写道：“如果以目前这场战争为例，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的有多少呢？它解释了这场战争的原因了吗？没有。你必须到腓特烈大帝以来的德国历史中寻找答案，还要到德国思想家尼采和特赖奇克以及一大批政治家和道德哲学家那里去寻找，到帝国理论中去寻找；国际上，要到俄罗斯、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中去寻找，到土耳其帝国的财富及政府和居民的本性中去寻找，到参战的各个民族的特性中去寻找——寻找一种我们需要长期探寻才能发现的力量，这种力量塑造

①②③④ 见本书第14—15、16、16、18页。

了各个民族精神和特征，使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不列颠人具有令人惊奇的差异性。在这一方面，自然科学能够产生的作用微不足道。关于战争，自然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觊觎的矿藏量和工业纠纷（不过极少），以及战争中所有实际使用的物质工具。毫无疑问，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既不是有关战争的全部知识，也不是有关战争的大部分知识，正如它不是有关生活的全部或大部分知识一样。”^① 由此，利文斯通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中存在的最大豁口是它没有告诉人们有关人的知识。他认为，即便人们已经学习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以及其他科学，但对人的知识依然了解不多。他解释说：“也许，我们掌握了人的机体组织、神经系统、骨骼和肌腱，也许我们懂得了人的构造和体格，以及人的出生、成长和衰亡的规律，不过，我们依然对实际生活中活动着的人一无所知。人的问题，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合作者，谁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和谁在一起生活和共事，谁在管理我们，谁是我们的管理对象，等等，迄今为止，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科学遗漏了一种人人都需要的知识分支。作为一个普通人，不懂自然科学知识也能生活。他可以去找专家为他做事，专家做得要比他好许多。世界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然而，如果我们的职业不需要实际科学知识，即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懂一点儿科学，我们也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想一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外行虽不懂生理学，但是，他的健康不会比医生糟）。但是，有关人的知识则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每个人都需要它，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阅读他人作品，或与他人共事，只要与人相处，我们每一分钟都不能离开它。”^② 在利文斯通看来，人文科学尤其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人和事

^{①②} 见本书第 18—19、19 页。

物，而且还帮助学生学会欣赏，让人们充满想象力。他强调：“散文或诗歌等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世界。”^①

（三）论古典著作的价值：以希腊为例

在第三章“古典著作：以希腊为例”中，利文斯通以希腊为例论证了古典著作的价值。

第一，古典著作是打开知识大门的唯一钥匙，应当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解释道：“教育中之所以应当有古典著作的位置，原因在于古典著作是打开知识大门的唯一钥匙，不应当因为古典著作不能满足某种特定目的而谴责它们。当然，在 20 世纪应当学习两千年前的文学似乎有点儿荒谬，却不无道理，古老的东西依然拥有其价值，比如，《圣经》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古老，然而我们依然研究它。……‘饮过陈年老酒的人不会青睐新酒，他会说，酒还是陈年的好。’我们学习古典著作的道理不也同样吗？”^②

第二，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源泉，是英国人的精神祖先。利文斯通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和印度人不同，而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就必须回过头去从历史源头探求原因。而西方的历史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要研究西方的发展则更要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他强调：“欧洲人只要回过头去看看，在地平线上始终矗立着罗马和希腊这两个巨人。他们的成就一直萦绕在世人心头，令人销魂，从阿拉里克时代迷恋意大利的哥特人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再到温克尔曼和歌德，直至现今时代的我们，都为之着迷。我们无法回避罗马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帝国，无法回避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建筑和雕塑，无法回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无法回避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一句话，我们无法回避希腊

^{①②} 见本书第 28、42 页。

或回避罗马。如果我们一定要用遗传来解释我们的特征，我们就不能忽视我们精神的祖先。”^① 因为在他看来，不了解自己精神祖先的人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人。

第三，希腊古典著作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利文斯通认为，希腊人在所有方面都堪称大师，希腊人的经典著作对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写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读到希腊著作后，“在他们的面前，新的生活开始了。在这些文献中，他们见到了以前从不相识的人，这些人用文雅、自然和充满力量的文笔写出了诗歌、历史、演讲稿和哲学；作者中有政治家、士兵、运动员、思想家和诗人；他们过着多种多样且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少受到教会或国家的约束，他们大胆地讨论天堂和人世间的所有事情，而不惧怕牧师和教皇；他们寻求智慧，而且似乎发现了智慧。然而，这样的研究也没有让他们身陷经院哲学的荒漠之中，而是将他们带入美的且令人欢乐的田野”^②。他还引用一位铁匠读了希腊著作的感悟来证明古典著作的现代价值。那位铁匠说道：“我认为，有意无意地寻求解释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伟大的工业变革的原因正是伟大的希腊精神。我们不羡慕富人的金钱或田地。就我们所知，它们只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而我们需要的是充实、富有、自由等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本书使我能够去做不借助他人帮助就做不了的事，也就是说，了解希腊生活的精髓。在我看来，唯有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③ 利文斯通还强调，希腊文明激励了后世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希腊人的激励下，在随后的世纪中，人们在探索知识大陆（continent of knowledge）的道路上前行了许多，但是，希腊人迈出的第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到了绵延的山脉，从而萌生了跨越这些山脉的大胆想法。”^④ 他还告诉人们，希

①②③④ 见本书第 44、55、56、62 页。